

更高举起改革开放旗帜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杨长涛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把握内涵要求

深入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涵要求，可以从五个方面把握。

更大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开放“后卫”变成“前锋”，沿边开放迈上新台阶，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但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更宽领域。我国已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但服务业开放仍相对滞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也成为各国抢占制高点和争夺规则主导权的新领域。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加快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更深层次。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一步吸引集聚

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需要在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壁垒的同时，更加重视“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更加主动。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经济体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搞泛安全化，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过去相比，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主动助力改革的主动、保障发展的主动，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更为安全。安全是持续开放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走出去”企业和人员数量越来越多，海外资产越来越多，必须更加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风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深入认识重大意义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

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从供给看，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集聚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将有力促进数据、人才等科技创新要素向我国流动集聚，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需求看，通过深化外贸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我国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深层次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构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法律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依法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之后将负面清单引入国内经济治理，有力推动了市场准入制度的重大创新。这些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更好发挥高水平开放对深层次改革的促进作用。如，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要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深化改革；建设贸易强国，必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促进内外贸标准、检验检疫、监管等规则制度融合；等等。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担当。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开放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2008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自主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开放、更加有利

的国际环境。

统筹推进各层次开放创新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推进“三个统筹”。

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立足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两类规则有效对接。这就要求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中加强统筹协调，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更好结合起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既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又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江协同开放，发挥开放前沿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外贸体制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既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又要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紧密结合，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统筹传统领域开放和新领域开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催生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建立健全相应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促进传统领域开放发展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新领域开放。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既要巩固提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传统领域优势，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等，也要聚焦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前沿领域，构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既要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要重视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增强共建国家人民获得感。

统筹“大创新”和“微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范围、领域、层次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一些重大开放举措加速落地。未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既要适时推出一些重大的、首创性的制度创新，也要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关环节的“微创新”。如，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化制度，涉及不少具体规则的调整。多搞一些“微创新”，并集成起来，更好吸引和集聚全球人才。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中枢，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与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其他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密切相关，并为其其他要素提供重要支持。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调节货币供应和流通，维护币值稳定，这是人民币成为“强大的货币”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保障。中央银行可依据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化、高质量发展；可通过高效的流动性管理、科学的业务指导、穿透式监管等方式，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打造“强大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能够在逐步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协同金融监管部门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实现“强大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能够对内推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外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培育形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夯实制度性基础。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时需要一大批高素质金融人才，内在要求锻造“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费兆奇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洪群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为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提供保障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如何，主要看其能否提供制造业、农业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所需要的服务供给，最终能否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速、水平提升，全方位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意义重大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占较大比重，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202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4.6%，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服务业发展质量，也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必须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技术基础贡献力量。

建设制造强国、农业强国的必然选择。我国是制造大国、农业大国，但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农业质量效益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从产业发展实践看，国际先进制造企业普遍实现由传统制造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服务中间投入和服务业务创造的价值越来越来越高。同时，农业降本增效，也离不开市场信息、农资供应、绿色生产技术、农业作业及维修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制造强国、农业强国，必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农业提供更加专业、精准、高效的服务，推动实现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大势日益凸

显，服务业开放与合作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活跃，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领域。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补齐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等领域短板，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和技术攻关能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对国内服务业的有效中间需求，激发动能，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服务业竞争的能力。

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开放水平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呈现较快发展态势，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稳步提升，为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2012年至202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个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由8.21万亿元增长至25.80万亿元，名义增速为11.0%，占GDP的比重由15.2%提高至20.5%。今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9%、9.8%，明显高于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广泛运用，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动能加快集聚，在电子商务、智慧物流、金融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领军企业。数据成为服务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等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引领我国服务业优化升级。2023年，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高出全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11.0个百分点。

开放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融入全球服务网络步伐加快，生产性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等稳中有进，为推动外贸外资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贸发

会议数据显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长期以来超过三分之二，2022年高达84.57%。2023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760.8亿元人民币，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七成，多数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支撑转型能力增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可以有效助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有效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截至2023年12月底，国家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18.3万家，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9.6%。一些服务企业凭借人力资本、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向制造环节拓展业务范围。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23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4%，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2.3%，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还存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够高、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专业化水平有所欠缺、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等问题。

补短板优结构强功能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以创造经济增量，还可以有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快补短板、优结构、强功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地位作用。正确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资金投入，综合运用贷款贴息、经费补助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补齐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短板弱项。破除各种隐性壁

垒，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加快社会资本进入信息服务、研发服务等领域的步伐，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和发展空间。

进一步优化内部结构。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提升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鼓励金融创新和规范发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大力支持研发设计、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信息服务、节能环保、生产性租赁、商务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加快研发设计、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交通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能。

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强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标准体系。建立更为协调、完善的分工体系，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分离和外包服务业务，培育一批专业性强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发展面向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新兴服务，找准生产性服务业深度服务制造业的嵌入点，不断探索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打造生产性服务企业先进制造企业的服务网络，搭建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先进制造企业交流平台，推动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实现产品、技术、设计、管理协同创新。

打造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创新型企业，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战略合作做大做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知名品牌。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优化投资环境，逐步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鼓励物流、供应链管理、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与制造业协同“走出去”，增强全球服务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培育知名跨境电商出口平台及综合服务企业。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费兆奇

强大的中央银行体现在具备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政策协调能力，能够通过金融调控手段，科学统筹货币政策不同目标，实现高效的金融治理。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切实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并非一日之功，需紧紧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任务，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一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是党管金融的重要保障，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要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统筹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形成以价格型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丰富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预期管理，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维护金融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更好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严格限定央行资金的使用条件，配合有关部门和少数高风险机构相对集中的省份制定实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案，进一步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和风险水平，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基于相关性、可测性、可控性原则，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执行效率和有效性。建立全覆盖的金融风险监测和金融风险预警体系，针对性创设政策工具。依据金融风险特征，稳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覆盖范围，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非银金融机构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本版编辑 秦悦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jrrll@sina.com